



车站

白松青

车站很小，售票、候车都在一个大厅，旅客却熙熙攘攘。连接着远方世界的那趟绿皮火车看上去很陈旧。我们是山区，入晋的火车一路爬坡，呼哧呼哧的声音传得很远，但在一个孩子听来，却像一首动听的前奏，充满无尽的想象和盼望……

我和父亲并排坐在候车大厅的黄色木条椅上。父亲抽着劣质的卷烟，吸得很深，表情淡然，以此隐去心中的牵挂，直到今天，我也不能准确描绘出父亲当时的内心。既有儿子出门在外的担忧，也有家庭收入减少的遗憾，也许还有几分欣喜吧。少不更事的我故作轻松，不时地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、深深的皱纹……其实父亲半辈子的沧桑辛苦，写在脸上，平日里我却忽略着，无动于衷。甚至到了离别的车站，也没有一丝离愁别绪，反而暗暗庆幸：终于离开老数落我的父亲了。

年过半百的父亲没有“诗和远方”，他的见识局限在一亩三分地之内，倔强了一辈子，从不轻易去求人，再苦再累，都是自己一个人扛。困顿年代，我们兄弟五个的成家立业，如同五块石头压在他身上，让他难有笑脸。好好的话，总习惯用责骂的口吻表现出来，横鼻子瞪眼睛，佯装着一个父亲在儿子们面前的威严。童年时，他对我贬损就是“成不了器”四个字。父亲勉强认识几个字，尽管有个工作，但骨子里仍是传统习性，吃苦耐劳，谨小慎微，爱发脾气，不苟言笑，活脱脱受苦人的标配。以至于我20多岁了，心智依旧停留在少年，从来不敢和父亲开一句玩笑。记得六七岁时，跟着父亲去市里，大夏天，我跟在后面一走四五里路程，又累又渴，却不敢开口让他给我买一根雪糕。父亲还是感觉到了，掏出5分钱，让

我自己去买了一根。

候车室内人头攒动，接送亲友的人，有兴高采烈、执手相见的喜悦，也有相拥而泣、泪洒车站的不舍……车站浓缩着人生百态。而此刻，我和父亲如同两个方向迥异的陌生人，短暂相遇，终要各奔东西。和父亲在家里也无话可说，何况在公众场合。离开车还有些时间，我俩只得在候车室里默默打发无聊时光，相对无言，我甚至有点排斥父亲来送我，弄得我拘束起来，很不自在。本来我自己扛上行李，乘公共汽车就能到火车站，可他坚持要骑那辆旧自行车来送我。因为父亲多年不骑自行车了，显得生疏、笨拙，一路摇晃着骑到车站附近，在存车处停下，站在人群里张望着找我，我招手之后，父亲随我进了候车室，并排而坐。

百无聊赖中，我观察过往旅客网兜里拎着的食品：罐头、水果、糕点、方糖，还有叫不出名字的食品，然后分析出我哪些吃过，哪些没有吃过……

当年，刚过完春节的开学季，我收到一张录取通知书，是省内一家专科学校寄来的，我可以到该校音乐科培训一年，结业之后仍回原单位。

当时我已经有一份正式工作了，每月几十元的工资，这对养家的父亲是一个帮助。我喜欢音乐，苦于没有人指点，经表妹介绍，到这所学校学习。感谢单位领导，给我报销学费，带上工资。一年以后，我又考入正规大学音乐系。当年文凭热，我和弟弟都考上大学，多少给辛劳抚养我们的父母带来一丝欣喜，算作不孝之子的一点廉价的回报。

开始检票了，我催促父亲让他回去。我轻松地扛起行李，进入候车人流。这时，父亲用少有的平和语气对我说：“你到了，来一封信。”就此，我和父亲道别，一人说了一句话。可父亲并没有离开，而是站在检票口的木栅栏旁边，一直呆呆地望着我上了车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那个“不成器”的儿子有一天要离他远行，隐入茫茫人海。

车启动了，父亲的身影逐渐模糊，最后淡出了我的视线。我并未觉得此行离开了父亲羽翼，愚钝如我，没有任何伤感，反而对未来充满憧憬和一丝亢奋。车站一别，十年后，父亲就永远离开了。现在想想，有父亲的陪伴是何等幸福。

漫漫人生路，十几年时光，只是个转身。就业成家，拉扯孩子，日子过得紧张急促，从未想到父亲会早早离开，只是逢年过节回老家，给父亲买几条烟、几瓶酒。父亲临退休那年，单位让他到深圳出差，途经太原，当时我刚刚工作，身上仅有50元，我难为情地说：“爸，你到了那里买瓶水喝。”后来父亲也来我这里居住过，门口的酒店饭庄鳞次栉比，从未领父亲前去品尝一次。我经常想起区区50元，想起自己无谓的忙碌，深感自责，愧为人子，愧对父亲。

父亲走后好多年，有时返乡经过那个老火车站，我总会回放当年那个送别的场景。泪眼蒙眬中，目睹曾经和父亲坐过的木条长椅，想起父亲在站前广场人群里专注地找我，在检票口栅栏旁，单薄无助地目送我远行的身影，还有那一句话：你到了，来一封信。

那一年的远行，原来是父亲送别的一张没有返程的火车票……

在展览馆门口，那位画家朋友问：“你女儿多大了？”

我说：“13岁，上初一。”

“我可以给她画一幅速写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太感谢了！”

女儿站在初夏的树下，画家用笔开始在速写本上涂抹，人来人往中，画与被画的人都是安静的。

画的过程里，画家夫人笑着说：“你好好画，手别抖。”画家说：“哎呀，人太多了，我有点儿紧张。”画完后，他说：“把这幅画送给你女儿，她很好看，只是我没画好。”其实他画得非常棒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而且是在被围观的环境下，能画得这么好，非常不容易。

我认识这位画家朋友十几年了，他几乎给身边所有认识的朋友都画了速写，每次画的时候，不是在饭桌边，就是在会议室的角落。他聚精会神地画着，虽然环境的干扰有些影响，但最终画出来的作品都好得出奇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一直说：“没画好，抱歉抱歉。”

我常遇到这样的人。他们年龄都不小了，六七十岁，大多从事了一辈子文化工作，衣着朴素，言语简单，谦虚有礼，与人交往十分客气，他们对所有人，无论年龄大小都一视同仁。

在热闹的聚会上，他们很少说话，有人过来敬酒，也只是微笑着喝掉一小口或半杯。我们这些人喝了几杯之后往往回喧哗起来，他们也不介意，既不参与进来，也不表示反感，只是到了特定的时间，就会拱手告辞。往往送他们离开的时候，都会心生歉意，觉得没有照顾好他们，也浪费了一个把酒清谈的时光——和他们聊天，是多让人安心且能有收获的机会啊。

看到他们，我常想到一连串的名字……我们这一代人，读过很多这些名字撰写的书，也从他们的思想中捕捉过无数的闪光点，但是在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上，确实没怎么学到。但向上、向前寻找，还是会发觉，是有人学到并且践行了的，每每遇见这样的人，我都会感叹并心生敬意。

这让我想起一种鸟儿——燕子。燕子可以飞得很低，但它们的飞行弧线始终都是优美的，它们本身也不会在乎飞得是高是低……在与身边那些低调但又保持风骨的人交往时，我往往会想起燕子。想得多了，竟不自觉地也学会了放低姿态，时常能闻到泥土与沙尘的气息，这也算是一点“近朱者赤”吧。

把姿态降低，真好。



绽放(国画) 王彦平作



本版图片来源百度网

在低处飞行

韩浩月